

白荻作品选

方修主编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馬華文學六十年集

白荻作品選

方修編

1979 . 10

SPECIMEN COPY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SHANGHAI BOOK CO., LTD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白荻作品选

方 修編

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出版

81,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63-C, Jalan Sultan, K. L. Malaysia.

东艺印务公司 承印

1979 年10月第1版，订价 ~~S\$ 2.8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统一书号：9971—906—61—9

前言

方修

(一)

新文学作家是多种多样的。就一个作家在不同处境的表现情况来考察，则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不论社会环境是好是坏，一贯地坚持着严正的立场，不屈不挠，奋斗终生。另一类是处境好的时候表现不俗，境况恶劣的时候就迷失沉沦，但渡过了劫难之后却又恢复了向上之心，继续为文艺（或文化）事业作出一些贡献。再一类则是处在顺境的时候已经和新文学有些格格不入，横逆一来就拼死命地为虎作伥，后来即使有机会让他们珍重人生最后的一段，却也仍然是顽固到底，无可救药。以中国作家为例，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属于第一类，叶灵凤等是第二类，张资平一流是第三类。在马华写作人中，没有鲁、郭、茅那样的文学巨匠，一般现象也比较复杂，许多方面不能相提并论，但近似上述三类情形的作者也仍然是有的；譬如铁抗、张天白、金丁、叶尼、流冰、李润潮等，比较接近第一类；白荻则接近于第二类。

白荻，或署黄莺、瓢儿、白琳、萧琴、楼雨桐、香雪海(?)、胡图、田家瑾等。原名黄科梅，本籍广东揭扬。一九三〇年南来星洲，年仅十六岁。翌年即开始写作，结识当地文化界先进。但

作品的比较多产；则是一九三四年以后的事。由这一年起，所作散文、随笔、诗歌等，散见于星洲日报的「晨星」、「文艺」、南洋商报的「狮声」等副刊。一九三五至三六年，与吴广川、辜斧夫、石灵、吴静邦等创组新野社，借新国民日报版位先后发刊「新野」、「文艺园地」两个周刊，因而又有部份稿件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这几年的星马社会，经济大萧条刚刚过去，元气未复，失业问题仍很严重，白荻因此经常赋闲，作品所写的也就大都是当时的穷愁潦倒的生活，抑郁不平的感受。一九三六年底，进新国民日报工作。一九三八年冬，继吴广川主编新国民日报的「文艺」周刊。一九三九年中，与李蕴朗、桃木、刘思等成立诗歌团体吼社，借星洲、南洋、总汇、新国民等四家报章的副刊篇幅轮流出版「吼社诗歌专页」。这一个阶段中，李润湖主持的「新路」、「新光」，白荻自己编辑的「文艺」、「吼社诗专」（新国民日报）等刊物，都是他主要的写作园地。马康人编的「南洋周刊」和「新流」副刊；偶尔也有他的文章刊出。

如果白荻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个时期。他在艰苦中挣扎向上；在奋斗中取得成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星加坡旋即沦陷；三年半的血腥统治开始了。这是他的人生的第二个时期。据杜李先生的记述：「马来亚沦陷时，他是一个报人；因为不及逃出星洲，终于落在敌人的罗网。他当时虽然处在危险的环境中，但还让他的一位抗日份子的堂妹住在家里。在那种无可奈何的岁月，只有以酒来排遣。和平降临了，他两袖清风，生活困难如故，因此他更加嗜酒如命，终于缩短了他的天年」。

杜李先生又说：「……说句公道话，他多少保留着一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的正义感。否则他断不会参加××职员们的罢工。可惜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所以有时在考验的关头，便失去奋斗的

勇气，只得借酒浇愁了。在日本时代如此，在和平初期如此；在现在也还是如此」。（「悼科梅兄」。一九六二年二月「新闻春秋」第三期）。

按照我的看法，二次大战以后的十多年间，应该算是白荻的人生的第三个时期了。这时期，他继续在报界工作，再度力争上游，做了不少的好事。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五二年九月至五七年八月主持新报的一段。从「黄科梅的年谱」所记的「麻烦之事日多」等话（见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民报），可以想见当时的办报是一件如何吃力不讨好的事。新报的副刊「新园」长时期由他兼编，似乎也大大地增加了他的负担。「新园」是这时期本地三个出刊较久的重要文艺副刊之一；内容略逊于杏影主编的「文风」，但与林健安所编的「晨星」相伯仲，各有特色。

此外，一九六〇年初创办民报，也是白荻对于本地文化事业的一项劳绩。民报由一九六〇年三月发刊之日起，至一九六一年年杪白荻逝世为止的这一段时日，也有过好几个副刊颇受读者重视。记得其中一个「文艺」版，一个是关于表演艺术的综合版；另一个似乎叫做「工人生活」（？）。

（二）

我在战前已经读过白荻的若干作品，特别是那首吊蕉衣的诗，鬼气森森，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当时没有注意到思想内容的问题）。但和白荻本人的接触，则是迟至战后多年的事。最初大约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我到邵氏电影公司去找李蕴朗和王式民时由他们两人介绍相识的。李、王和白荻，当时都是邵氏公司宣传部的同事；前两人搞翻译，白荻编娱乐报。后来，我编「星洲周刊」，白荻兼编「丽的呼声」，同在光华印务公司排印；可能也见过一两次面。接着，就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到丝丝街的新报

编辑部找过他一次。原因记得是那时候「星洲周刊」已经改在猛虎印刷厂排印，我没有再到光华印务公司去，而新报早已出版，由光华承印；光华字房主任张腾兰想寄赠一份报纸给我，特别请托白荻向我要个地址。这以后，似乎也有过一两次聚餐应酬之类，但都谈不上什么交谊。一直到一九六〇年年初我比较积极地进行搜集马华新文学史资料，有些问题常常去请教他，那才开始有了频密的来往。

马华新文学史的编写，我所采用的主要是书面的原始资料，即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包括创作、理论、总结性的报导等等。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诸如新文学的发轫与成长情形，文学史的分期，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活动的重心等等，几乎完全要靠我自己根据大批原始资料来探究与解决，我所认识的人士中很少能够在这方面给予我以帮助。但另一方面，好些技术性的问题，例如某一作者的略历、某些生疏的笔名、某些副刊杂志发刊的故实等等，除了关于中马地区者我自己暂时还可以应付之外，有关新加坡和檳城地方的，（特别是较早期的一段，）却就绝大部分需要一些前辈作者来指点迷津。关于檳城方面的，我找了曾梦笔和汤伯器。他们两人各熟悉一个范围内的情况，恰好相反相成。后来汪开竞、林姗姗、李少岳、海风诸先生，也给我作了一些补充。至于新加坡方面的，白荻便成了我的主要的顾问。自然，其他熟人如白鵝、饶箭、羊羽、紫曦、杜李、林晨……等，也先后提供了一些细节或新的线索。

为什么将白荻当作主要的「顾问」呢？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为了见面的方便与谈话的顺畅。当时，我的作息时间和一般人不同。我夜晚要到报馆去上班，只能在日间做点访问的工作，而这正是一般人忙于业务的办公时间，我不想常常去打扰。虽然有些朋友乐于不时和我晤谈，但需要特别安排约会，也是诸多不

便。而且，有些问题非尽快获得解决不可，安排约会，拖延时日，就影响了资料搜集的顺利进行。此外，有些人士，见一次面已经不易，答问时又似乎别有隐衷，不尽不实，顾虑多多，甚至有在白纸上给我写好了答案，接着又赶紧撕去，再三吩咐「不要提起我的名字」的。最奇怪的是有一回，一位先生竟然答非所问、却又大有深意地说：「听说你在考虑出版我的作品是吗？其实这些陈年旧货，那里还有什么版权呢。」这更是见面不如闻名了。这种种情形，都使到我的访问工作遭遇很大的困难。然而，去找白荻却就完全没有这些麻烦。那时他日间在邵氏公司做事，除非遇到试片，工作都富有伸缩性，可宽可紧，经常可以搁下笔来在办公桌旁同我闲聊一半个钟头。我不但随时可以成为他的不速之客，连谈话也不必另外选择地点。因此，有一段日子，每月总有三两次，我带了一册刚整理好的报章副刊编目到他那儿去请益。他一面翻看编目，一面启开回忆的门窗，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坛掌故来：这个作者是怎样的出身，这个生疏的笔名是谁的别署，某个副刊怎么忽然改了刊名，某个团体是以那些人为主干……。真是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谈话告一段落，我收起编目，转身就走；他也继续伏案做他的未完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干脆利落，大家都没有客套。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承诺，他也从未提出过任何的冀求。

我时常去向白荻探询一些文林故实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确也比一般人知道得多些。从一九三〇年他买棹南来，到一九四二年初新加坡沦陷这一大段期间的当地文学的发展，他始终跟着前行，虽非文运要角，却也不曾掉队。所以先后耳闻目睹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认识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加以后期主编副刊，接触面加广，所了解的事物更多。最难得的是他的记忆力特别强，许多陈年旧事，在他脑海里仍然历历如绘，

对于你所提出的问题，十之八九都能给予圆满的答复。其他的许多熟人，都没有他这些优越的条件。有的写作生活的开始比他晚，有的退出文坛的时期比他早；有的熟悉某一点某一面，而不熟悉另外的较多的方面；有的祇记得晚近的或较大宗的事件，忘记了较早的或细小的事件：因此对于我的询问，常常是交了白卷。

白荻实在是一部标准的本地文学史料的活字典。有一个例子很可以说明这一点。某日，当他看到我整理出来的一册一九三〇年前后的「椰林」副刊的编目的时候，他指出那一位协助陈炼青编辑「椰林」的张楚云，就是后来救亡时期主编「狮声」的张楚琨。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从「椰林」到「狮声」，首尾是三个面貌极其不同的历史时期，两个副刊的风格倾向又迥异其趣，何况中间相隔六七年，张氏完全绝迹于本地文坛，「椰林」和「狮声」如何联系得起来？于是有个朋友表示不大相信。我曾就此事向白荻提出质疑，问他有无搞错。他略一思索，便很肯定地断言「没有错」。又说张氏当时还很年轻，长得颇为俊秀，大家还给他起了一个女性化的别名；「椰林」停刊后，张氏返了福建，「七七」抗战前后又再南渡。原来如此，也难怪不知底细的人要感到诧异了。

(三)

关于白荻的作品，多年前我搜集了一批，后来被抄写者失落了。近年虽然陆续补辑了一些，（林臻兄还赠我一册白荻手稿的影印本，）可惜写于一九三七、三八年间的他的若干力作，如「恶性」、「穷途」（？）等，却一直无法再找回来。不过就现存这些篇章而论，也还有不少值得保留下来的；如散文「倦」、「真理之城」等是。前者充满着各式小人物的挣扎求生的呼号，

后者写出作者探求真理的热诚与偶有发见的喜悦。再如晚年写的那篇「遥祭」，情真意挚，也是一篇很感人的好文章。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

目次

前言.....	方修.....	1
---------	---------	---

第一辑

离散（小说）.....	3
残叶（小说）.....	8

热.....	13
倦.....	17
恶梦.....	21
生涯.....	25
看灯.....	28
灰色之家.....	33

〔附录〕读了「灰色之家」（以今）

真理之城.....	37
-----------	----

头颅贴上了印花税票.....	48
古今的参照.....	50
藏书也闯了祸.....	52
写什么？.....	55

刘伯温碑文出现.....	58
访武汉合唱团记.....	60
哭蕉衣.....	63
一九四〇年的马来亚华人.....	65

第二辑

屏风后诗稿.....	73
相思草.....	73
无题.....	74
寄瞿县.....	74
寄蕉衣.....	75
吊.....	76
风雨篇.....	78
风雨夜小帖.....	78
壁虎.....	79
烦恼之夜.....	79
卖卜者.....	80
早行.....	81
世纪末风情画.....	83
名流.....	83
文丐.....	84
善士.....	84
画家.....	85
马迷.....	86
歌姬.....	87
护士.....	88
舞娘.....	88

二奶.....	89
学棍.....	90

第三辑

胜利后的星洲文化界.....	95
遥祭.....	98
尊债.....	103
送殡.....	109
敬告知交.....	117

附录

手抄本「白荻诗抄」题记.....	129
我的老师黄科梅..... (黛丁).....	130
悼科梅兄..... (杜李).....	133

第一辑

离 散

「孩子要细心抚养啊！」

彬站在码头上，紧捏着我的手，我的喉头已咽住了。

「你用不着耽心，做母亲的自然会顾着自己的孩子的。」

我擒住了眼泪，安慰着他，他抚摸着女儿的头说：

「阿团！多一刻儿，就要离开爸爸啊！」

他又抱着女儿的颈，吻着她的脸儿，泪水已染满了女儿的脸上，她睁着小眼睛，稚气地注视着彬。

「咳！」

看到这情景，我不禁悲从中来！想起了再多一刻钟，夫妻就要别离，我的心窝就象被白刃戮下一般的痛楚！

码头上、船上的人，在扰攘嘈杂中熙来攘去，卖水果者的叫卖声，卖雪糕的铃声，找换银钱的犹太人、手里簸着银币的「粟粟」声，送别的人的呜咽声，……这些声交织在广阔的码头上，形成了码头特有的现象。在那一排红屋顶的货仓前，又搭着一排芦席棚，卖洋货的，卖香烟的，卖熟食的摊子都摆在那里。摆卖海藻贝壳的马来人、围着纱笼，席地而坐，口里「吱吱咕咕」地描绘着他的货品，怎么美丽，玲珑，可是，这些都引不起我的注意，我的心早已给离散的情绪绾住，对于这码头的景物都如过眼烟云。

码头上的人，象潮水似的流来流去，负着货包的，携着筐筥的，络绎不绝地在码头上走动，扶梯上又出现着一些男男女女，鱼贯地走上船，有人低着头；用手巾拭着眼泪，整个东戎巴葛充满着离别的气息。

突然，汽笛的声，尖锐地响了，我的心脏被震得破碎了。人声突然跟着骚动起来。

「薇！」彬神色惨变地挽着我的手：「你就要去了么？」

「是的！彬！船要开了，你回去罢，我到香港就给你信，别太懦弱啊！」

彬流着泪；我不知要怎么安慰他才好！他真是太孩子气了。我的心是软的；最爱流泪，但又最怕流泪，彬的泪太使我伤心了，他的泪象一滴滴溶红了的铁珠，滴落在我心板上，使我感到了痛楚！

汽笛又急促地叫着，船腹的心脏「托托托」地颤动着。突然船身一动，就把和彬的手挣脱了。

「薇！到汕头也给我信啊！」

「……………」

这时候，我的嗓子象被人捺住，说不出这最末一句话，鼻子酸溜溜地，泪水又迷漫在我眼里。我们泪眼对着泪眼，看着距离慢慢分开，我的心一阵绞过一阵！

「彬！回去啊！」

我挥着手，声音被嘈杂的人声，机器声吞没去了。我望着彬，他呆立在码头上，挥着手，烈日炙着他的身影，影子缓缓渺小，终于消逝了。我凭着船窗，呈现在我眼里的这热带的风土画慢慢模糊。……………

「别了！新加坡！」

船在暮色苍茫中驶出了新加坡海口，屹立在峡口的灯塔的灯